食品与饲料用化学品

载槲皮素复合纳米颗粒制备及稳定性和缓释性能

刘志军,秦薪博,李志义,刘凤霞,许晓飞,魏 炜*

(大连理工大学 流体与粉体工程研究设计所, 辽宁 大连 116024)

摘要: 以槲皮素(Que)和玉米醇溶蛋白(Zein)为核、酪蛋白酸钠(SC)或 SC-海藻酸钠(SA)为壳,采用 抗溶剂沉淀法和静电吸附法制备了 SC 单壳层载槲皮素复合纳米颗粒(Q-Z-SC)和 SC-SA 双壳层载槲皮素复合 纳米颗粒(Q-Z-SC-SA)。在 m(Zein):m(SC)=1:1条件下,分别考察了 m(Que):m(Zein),m(SC):m(SA)对 Q-Z-SC、Q-Z-SC-SA 的粒径分布、Zeta 电位、Que 包埋率的影响。采用 FTIR 探究了 Q-Z-SC 和 Q-Z-SC-SA 的 形成机制。通过稳定性和体外模拟释放实验,分析了 pH 和离子强度(NaCl 溶液浓度)对 Q-Z-SC、Q-Z-SC-SA 的 稳定性的影响和模拟胃肠条件的 Que 释放情况。结果表明,由 m(Que):m(Zein):m(SC)=1:25:25制备的 Q-Z-SC($Q_1-Z_{25}-SC_{25}$)的平均粒径为 158.2 nm, Que 包埋率为 79.53%; 由 m(Que):m(Zein):m(SC)=1:25:25、 m(SC):m(SA)=25:7.50制备的 Q-Z-SC-SA($Q_1-Z_{25}-SC_{25}-SA_{7.5}$)的平均粒径为 251.6 nm, Que 包埋率高达 90.71%。 静电、氢键和疏水相互作用是复合纳米颗粒形成的主要作用力。 $Q_1-Z_{25}-SC_{25}$ 和 $Q_1-Z_{25}-SC_{25}-SA_{7.5}$ 均具有优异的 pH和离子强度稳定性。 $Q_1-Z_{25}-SC_{25}$ 和 $Q_1-Z_{25}-SC_{25}-SA_{7.5}$ 在模拟胃消化阶段的 Que 释放率分别为 87.23%和 69.40%, 在模拟肠消化阶段的 Que 释放率分别为 11.04%和 22.64%。

关键词: 槲皮素; 玉米醇溶蛋白; 酪蛋白酸钠; 海藻酸钠; 纳米颗粒; 食品化学品 中图分类号: TQ469 文献标识码: A 文章编号: 1003-5214 (2025) 03-0611-09

Preparation, stability and slow release performance of quercetin loaded composite nanoparticles

LIU Zhijun, QIN Xinbo, LI Zhiyi, LIU Fengxia, XU Xiaofei, WEI Wei*

(R & D Institute of Fluid and Powder Engineering,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, Dalian 116024, Liaoning, China)

Abstract: Sodium caseinate (SC) single shell quercetin nanoparticles (Q-Z-SC) and SC-sodium alginate (SA) double shell quercetin nanoparticles (Q-Z-SC-SA) were prepared by antisolvent precipitation and electrostatic adsorption method using quercetin (Que) and zein (Zein) as core, and SC or SC-SA as shell. The effects of m(Que): m(Zein) and m(SC): m(SA) on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, Zeta potential and Que embedding rate of Q-Z-SC and Q-Z-SC-SA with m(Zein): m(SC)=1: 1 were analyzed, with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explored by FTIR. And the influence of pH and ionic strength (NaCl solution concentration) on the stability of Q-Z-SC, Q-Z-SC-SA and Que release under simulated gastrointestinal conditions were evaluated by stability and in vitro simulated release experiments.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mean particle size and Que embedding rate of Q-Z-SC (Q₁-Z₂₅-SC₂₅) prepared from m(Que) : m(Zein) :m(SC)=1:25:25 was 158.2 nm and 79.53%, respectively, while those of Q-Z-SC-SA (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) prepared from m(Que) : m(Zein) : m(SC)=1 : 25 : 25 and m(SC) : m(SA)=25 : 7.50 were 251.6 nm and 90.71%. The formation of composite nanoparticles was driven by electrostatic, hydrogen bonding and hydrophobic interactions. Both Q₁-Z₂₅-SC₂₅ and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 exhibited excellent pH and ionic strength stabilities, as well as the capacity to regulate the release of Que under simulated gastrointestinal conditions. Que release rates of Q1-Z25-SC25 and Q1-Z25-SC25-SA7.5 in simulated gastric digestion stage were 87.23% and 69.40%, respectively, while 11.04% and 22.64%, respectively, in simulated intestinal

收稿日期: 2024-03-14; 定用日期: 2024-04-08; DOI: 10.13550/j.jxhg.20240219

作者简介:刘志军(1969—),男,博士生导师,E-mail: liu_zhijun@aliyun.com。联系人:魏 炜(1980—),女,副教授,E-mail: hjweiwei@dlut.edu.cn。

digestion stage.

Key words: quercetin; zein; sodium caseinate; sodium alginate; nanoparticles; food chemicals

槲皮素(Que)是一种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 多羟基黄酮类化合物^[1],具有抗病毒^[2]、抗氧化^[3]、 抗炎^[3]、抗癌^[4]、抗肿瘤^[5]等多种药理作用,应用前 景广阔。但因其水溶性和脂溶性差,在自然条件下 易被氧化降解等,导致其生物利用度较低^[6],限制 了 Que 在实际生活中大规模地推广使用。研究发现, 将 Que 包埋在乳液^[7]、脂质体^[8]、共价交联微粒^[9] 和聚合物纳米颗粒^[10]等载体中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 题。其中,纳米颗粒因其生物相容性、生物可降解 性和温和的制备条件而受到广泛研究^[11]。

近年来,大量研究利用不同种类的蛋白质,如 玉米醇溶蛋白(Zein)^[12]、豌豆蛋白^[13]、酪蛋白^[14] 等制备纳米颗粒,用于包埋 Que 等疏水性生物活性 化合物。PATEL等^[15]利用酪蛋白酸钠(SC)稳定的 Zein 纳米颗粒包埋 Que,提高了 Que 的 pH 稳定性 和光化学稳定性。然而,由于蛋白质对消化系统中 的酶非常敏感^[16],蛋白质基纳米颗粒在胃肠道环境 下的稳定性较差。大量研究表明,三元复合纳米颗 粒在包封、保护和递送生物活性化合物方面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^[17]。LIU等^[18]利用 Zein、虫胶和壳聚 糖制备三元复合纳米颗粒包埋 Que,显著提高了 Que 的抗氧化能力,实现了 Que 的体外可控释放。壳聚 糖作为多糖涂层有效提高了 Zein 基纳米颗粒在模拟 胃肠液中的溶解度和稳定性。

海藻酸钠(SA)是一种天然线性阴离子多糖, 因其来源广泛、价格低廉以及独特的生物活性等优 势被广泛用于食品和制药领域,是纳米颗粒的常用 壁材之一。目前,基于 Zein、SC 和 SA 的三元复合 纳米颗粒包埋 Que 的研究鲜见报道,其对 Que 的封 装保护和释放作用尚不明确。

本文拟分别以 SC 单壳层和 SC-SA 双壳层稳定 的 Zein 纳米颗粒包埋 Que,考察各组分质量比对 Que 包埋率的影响,分析各组分结合机理、复合纳 米颗粒在不同 pH 和离子强度下的稳定性及其在模 拟胃肠条件下的释放情况。以期为多元复合纳米颗 粒包埋 Que 的研究提供参考。

1 实验部分

1.1 试剂与仪器

Que,大连医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;Zein、SC,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;SA、磷酸,天 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;无水乙醇,天津市 富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; Na₂HPO₄, 天津市大茂化 学试剂厂; KH₂PO₄, 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; NaOH、NaCl, 天津市东丽区天大化学试剂 厂; 人工胃液、人工肠液, 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。以上试剂均为分析纯。

UV-1800SPC 型紫外-可见分光光度计(UV-Vis), 上海美析仪器有限公司;Nicolet 6700 型傅里叶变换 红外光谱仪(FTIR),美国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公司;LGJ-12 型冷冻干燥机,北京松源华兴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;SmartLab 型 X 射线衍射仪(XRD), 日本 Rigaku 公司;RE2000A 型旋转蒸发仪,上海亚 荣生化仪器厂;DF101S 型集热式恒温加热磁力搅拌 器,上海力辰邦西仪器科技有限公司;Zetasizer Nano ZS90 型纳米粒度及 Zeta 电位分析仪,英国 Malvern 仪器有限公司;JSM-7900F Plus 型场发射扫描电子 显微镜(SEM),日本 JEOL。

1.2 方法

1.2.1 单壳层载 Que 复合纳米颗粒的制备

采用抗溶剂沉淀法制备单壳层载槲皮素复合纳 米颗粒。首先,称取 1.50 g 的 Zein 粉末倒入 60 mL 体积分数 80%乙醇水溶液中,在 750 r/min 下持续搅 拌30 min,再加入0.06 g的Que粉末继续搅拌30 min (Que 与 Zein 的质量比为 1:25), 得到 Zein-Que 乙醇溶液。取 2 mL 的 Zein-Que 乙醇溶液注射入 10 mL 质量浓度为 5 g/L 的 SC 水溶液中(保持 Zein 和 SC 的质量比为 1:1), 在 750 r/min 下持续搅拌 30 min 后, 升至 50 ℃旋蒸除去纳米分散液中残留 的乙醇。将得到的复合纳米颗粒分散液分为两部分: 一部分经真空冷冻干燥至恒重并研磨,得到 SC 单 壳层载 Que 复合纳米颗粒粉末 (Q-Z-SC), 记为 Q₁-Z₂₅-SC₂₅(下标代表 Que、Zein、SC 的质量比为 1:25:25,下同),放置在4 ℃冰箱中冷藏,用于 固态表征;另一部分分散液放置在4 ℃冰箱中冷藏, 用于粒径分布和 Zeta 电位的测定。

采用上述同样操作,只调整 Que 粉末加入量分 别为 0.300、0.150、0.075、0.050、0.0375 和 0.030 g, 即 Que 与 Zein 的质量比分别为 1:5、1:10、1:20、 1:30、1:40 和 1:50,制备的 Q-Z-SC 分别记为 Q₁-Z₅-SC₅、Q₁-Z₁₀-SC₁₀、Q₁-Z₂₀-SC₂₀、Q₁-Z₃₀-SC₃₀、 Q₁-Z₄₀-SC₄₀、Q₁-Z₅₀-SC₅₀,将不含 Que 的 Zein 乙醇 溶液注入 SC 水溶液中制备 SC 修饰的 Zein 纳米颗 粒(Z₂₅-SC₂₅)作为对照。同样地,将 2 mL 的 Zein-Que 乙醇溶液或 Zein 乙醇溶液注射人 10 mL 去离子水中 制备 Q₁-Z₂₅ 和 Zein 纳米颗粒作为对照。 1.2.2 双壳层载 Oue 复合纳米颗粒制备

首先按照 1.2.1 节方法制备 Q_1 - Z_{25} - SC_{25} 分散液; 然后采用静电吸附法制备双壳层载 Que 复合纳米颗 粒。将 10 mL 质量浓度为 1.50 g/L 的 SA 水溶液倒 入 12 mL 的 Q_1 - Z_{25} - SC_{25} 分散液中(SC 与 SA 的质 量比为 10:3),在 750 r/min 下持续搅拌 30 min; 最后升温至 50 ℃旋蒸除去纳米分散液中残留的乙 醇。将得到的复合纳米颗粒分散液分为两部分:一 部分放入冰箱–20 ℃预冻后进行真空冷冻干燥,得 到 SC、SA 双壳层载 Que 复合纳米颗粒粉末 (Q-Z-SC-SA),记为 Q_1 - Z_{25} - SC_{25} - $SA_{7.5}$ (下标代表 Que、Zein、SC、SA 的质量比为 1:25:25:7.5, 下同);另一部分分散液记为 Q_1 - Z_{25} - SC_{25} - $SA_{7.5}$ 分散 液。将复合纳米颗粒粉末和分散液存放在 4 ℃冰箱 中用于进一步分析。

采用上述同样操作,只调整 SA 质量浓度分别为 0.50、0.75、1.00、1.25、2.00、2.50、3.00、5.00 g/L,即 SC 与 SA 的质量比分别为 25:2.50、25:3.75、25:5.00、 25:6.25、25:10.00、25:12.50、25:15.00、25:25.00, 制备的 Q-Z-SC-SA 分别记为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₂₅、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3.75}、Q₁-Z₂₅-SC₂₅-SA₅、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6.25}、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₁₀、Q₁-Z₂₅-SC₂₅-SA₁₅、Q₁-Z₂₅-SC₂₅-SA₁₅、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₂₅。采用同样方法制备不含 Que 的 SC 和 SA 稳定的 Zein 纳米颗粒(Z-SC-SA)作为对照。

1.3 结构表征与性能测试

1.3.1 结构表征

粒径分布和 Zeta 电位测试:将待测样品分散液 用去离子水适当稀释,利用纳米粒度及 Zeta 电位分 析仪测定其粒径分布和剪切面的 Zeta 电位值,设置 温度为 25 °C,平衡时间为 120 s,以水(折射率为 1.33)为分散剂,每个样品重复测定 3 次取算数平 均值。FTIR 测试:采用溴化钾压片法测定待测样品 粉末的 FTIR 谱图,波数范围 4000~500 cm⁻¹,分辨 率 4 cm⁻¹,扫描次数 32 次。XRD 测试:采用 XRD 对待测样品粉末进行结晶结构测试,条件为:连续 模式,步长 0.02°,扫描速率 2 (°)/min,扫描范围 2 θ =5°~ 80°。SEM 测试:将复合纳米颗粒粉末样品 均匀地涂抹在贴有双面导电胶的铜条上,用氮气气 枪吹去未粘牢的样品粉末,使用镀膜仪喷金后,装 入 SEM 测量台观察其表面形貌。

1.3.2 性能测试

1.3.2.1 Que 包封率和载药量测定

取 3.0 mL 新鲜制备的 Q-Z-SC 复合纳米颗粒分 散液或 5.5 mL 新鲜制备的 Q-Z-SC-SA 复合纳米颗 粒分散液在 5000×g 下离心 10 min,用无水乙醇适当 稀释上清液,用紫外-可见分光光度计测定其在 373 nm下的吸光度。采用吸光度(y)-Que 质量浓 度(x)标准曲线拟合方程(y=52.32424x+0.05673, $R^2=0.9994$)计算 Que 的质量。复合纳米颗粒中的 Que 包埋率(EE,%)和载药量(LC,%)分别由 公式(1)和(2)计算。

$$EE/\% = m_1/m_2 \times 100$$
 (1)

$$LC/\% = m_1/m_3 \times 100$$
 (2)

式中: m_1 为复合纳米颗粒粉末中 Que 的质量,mg; m_2 为 Zein-Que 乙醇溶液中的 Que 总质量,mg; m_3 为复合物的总质量,mg。

1.3.2.2 pH 稳定性测试

将 3 mL 新鲜制备的 Q-Z-SC 或 Q-Z-SC-SA 分散 液与 7 mL 磷酸盐缓冲液 (PBS, pH=2.0~8.0) 混合, 静置 2 h 后, 取出 1 mL 溶液以 2000 × g 离心 10 min, 用紫外-可见分光光度计测定上清液在 373 nm 处的 吸光度, 按 1.3.2.1 节所述标准曲线方程计算 Que 的 质量。根据公式 (3) 计算 Que 保留率 (*R*₁, %)。

$$R_1 / \% = m_1 / m_2 \times 100$$
 (3)

式中: m_1 为离心后上清液中测得 Que 的质量,mg; m_2 为 1 mL 经 pH 处理后的复合纳米颗粒中的 Que 总质量,mg。

剩余未离心处理但经 pH 处理后的复合纳米颗 粒分散液放入 4 ℃冰箱中冷藏,用于粒径分布和 Zeta 电位的测定。

1.3.2.3 盐离子强度稳定性测试

将 5 mL 新鲜制备的 Q-Z-SC 或 Q-Z-SC-SA 分 散液与 5 mL 的 NaCl 溶液(浓度 30~3000 mmol/L) 混合,静置 2 h 后,测量其粒径分布和 Zeta 电位。

1.4 体外消化模拟实验

参照文献[19]方法并稍作修改。使用透析袋法 模拟胃肠道消化环境,将 3 mL 复合纳米颗粒分散液 样品和 3 mL 人工胃液混合,放入透析袋(截留相对 分子质量 3500 Da)中,将透析袋放在 80 mL 模拟 胃液释放介质中,置于 37 ℃水浴中消化 2 h。模拟 胃消化结束后,将 6 mL 人工小肠液加入透析袋, 并将其移至 80 mL 人工小肠液释放介质中,置于 37 ℃水浴中消化 4 h,每 30 min 取出 3 mL 消化液, 并补充等体积相应释放介质。按 1.3.2.1 节所述方法 测定 Que 释放量。根据公式(4)计算 Que 释放率 (R_2 ,%)。

$R_2 / \% = m_1 / m_2 \times 100$ (4)

式中: m_1 为释放介质中的 Que 质量,mg; m_2 为透 析袋中加入的复合纳米颗粒中含有的 Que 总质量, mg。

2 结果与讨论

2.1 m(Que): m(Zein)对 Q-Z-SC 性能的影响

图 1 为 m(Que): m(Zein)对 Q-Z-SC 平均粒径和 多分散指数(PDI)的影响。可以看出,在 m(Zein): m(SC)=1:1的条件下,随着 m(Que):m(Zein)在1: 5~1:50 之间逐渐变小,Q-Z-SC 的平均粒径从 143.3 nm逐渐增加至167.8 nm;PDI在0.20~0.35之间, 表明 Q-Z-SC 的粒径分布均匀。当 m(Que):m(Zein)= 1:25 时,Q1-Z25-SC25 的平均粒径为158.2 nm。



图 1 m(Que): m(Zein)对 Q-Z-SC 平均粒径和 PDI 的影响 Fig. 1 Effect of m(Que): m(Zein) on mean particle size and PDI of Q-Z-SC

图 2 为 m(Que): m(Zein)对 Q-Z-SC 中 Que 的包 埋率和载药量的影响。可以看出,随着 m(Que): m(Zein)在 1:5~1:50 之间逐渐变小,Que 包埋率 呈先升高后趋于稳定的趋势。当 m(Que):m(Zein)= 1:25 时,Q₁-Z₂₅-SC₂₅ 的 Que 包埋率最大,为 79.53%,载药量为 1.56%。



图 2 *m*(Que): *m*(Zein)对 Q-Z-SC 的 Que 包埋率和载药量的影响

Fig. 2 Effect of *m*(Que) : *m*(Zein) on Que embedding rate and loading capacity of Q-Z-SC

2.2 *m*(SC): *m*(SA)对 Q-Z-SC-SA 性能的影响

图 3 为 *m*(SC): *m*(SA)对 Q-Z-SC-SA 平均粒径 和 PDI 的影响。

由图 3 可以看出,随着 m(SC): m(SA)在 25:

2.50~25:25.00 之间逐渐变小,Q-Z-SC-SA 的平均 粒径从 189.6 nm 增加到 616.7 nm,当 *m*(SC): *m*(SA)=25:7.50 时,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 平均粒径为 251.6 nm。



- 图 3 m(SC): m(SA)对 Q-Z-SC-SA 的平均粒径和 PDI 的 影响
- Fig. 3 Effect of m(SC) : m(SA) on mean particle size and PDI of Q-Z-SC-SA

图 4 为 *m*(SC): *m*(SA)对 Q-Z-SC-SA 的 Que 包 埋率和载药量的影响。



- 图 4 *m*(SC): *m*(SA)对 Q-Z-SC-SA 的 Que 包埋率和载药 量的影响
- Fig. 4 Effect of m(SC) : m(SA) on Que embedding rate and loading capacity of Q-Z-SC-SA

从图 4 可以看出,随着 *m*(SC):*m*(SA)在 25: 2.50~25:25.00之间逐渐变小,Que 在 Q-Z-SC-SA 中 的包埋率先升高后降低。当 *m*(SC):*m*(SA)=25:7.50 时,Que 在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中的包埋率最大,为 90.71%,表明 SA 的加入显著提高了 Que 在 Q-Z-SC-SA 中的包埋率。文献^[20-21]报道了类似的实验结果,即 多糖涂层的加入显著提高了包埋材料的包封效率。当 *m*(SC):*m*(SA)<5:7.50 时,Que 包埋率降低,表明 SA 的进一步增加会降低复合物对 Que 的负载能力, 这可能是由于 SA 发生了聚集。随着 *m*(SC):*m*(SA) 在 25:2.50~25:25.00 之间逐渐变小, SA 质量占比 增加, Q-Z-SC-SA 的载药量先升高后降低, 当 *m*(SC): *m*(SA)=25:7.50 时,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的载药量最大, 为 1.55%。

2.3 复合纳米颗粒形貌分析

图 5 为 Q₁-Z₂₅-SC₂₅ 和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 的 SEM 图。可以看出, Q₁-Z₂₅-SC₂₅具有球形结构和光滑的 表面, 颗粒分布均匀, 粒径约为 100 nm (图 5a)。 加入 SA 后,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 的表面变得略微粗糙, 且平均粒径增至约 150 nm (图 5b)。



图 5 Q_1 - Z_{25} - SC_{25} (a) 和 Q_1 - Z_{25} - SC_{25} - $SA_{7.5}$ (b) 的 SEM 图 Fig. 5 SEM images of Q_1 - Z_{25} - SC_{25} (a) and Q_1 - Z_{25} - SC_{25} - $SA_{7.5}$ (b)

2.4 复合纳米颗粒形成机制分析

图 6 为复合纳米颗粒的 Zeta 电位。



图 6 复合纳米颗粒的 Zeta 电位 Fig. 6 Zeta potential of composite nanoparticles

可以看出,Zein 纳米颗粒的Zeta 电位为 +19.6 mV,这是由于酸性 pH环境下Zein 结构中的 氨基酸电离而表现出的正电性^[15,22-23];负载Que 后, Q₁-Z₂₅纳米颗粒的Zeta 电位增加到+22.2 mV,这是 由于在Q₁-Z₂₅纳米颗粒形成过程中,Que 分子主要 与Zein 表面的疏水基团相结合,而亲水的带电基团 几乎不受影响,一部分颗粒通过结合的Que 分子之 间的吸引力相互作用形成更大尺寸的缔合颗粒,增 加了Q₁-Z₂₅纳米颗粒的净电荷^[24];加入SC后, Q₁-Z₂₅-SC₂₅的Zeta 电位由Q₁-Z₂₅纳米颗粒的正电位

(+22.2 mV) 变为负电位 (-21.8 mV), 这是由于水 溶液中的 SC 带负电,与带正电的 Zein 发生静电相 互作用,吸附在 Zein 纳米颗粒表面^[15]; SA 的 Zeta 电位为--90.5 mV,这是由于 pH=7 环境下, SA 结构 中羧基的氢离子解离而表现出电负性^[25],因此,SA 的加入进一步提高了 Q1-Z25-SC25-SA7.5 的电负性。 当 m(SC): m(SA)从 25: 2.50 变化至 25: 7.50 和 25:12.50时, Zeta 电位从 Z25-SC25-SA25复合纳米 颗粒的-31.8 mV 变化至 Z25-SC25-SA7.5 复合纳米颗 粒的-37.8 mV 和 Z25-SC25-SA12.5 复合纳米颗粒的 -39.2 mV, 电负性逐渐增加, 这表明 SA 进一步吸附 在 SC 稳定的 Zein 纳米颗粒表面, 原因可能是 SC 不 足以完全覆盖 Zein 纳米颗粒的所有正电荷斑块, 这 给予了 SA 通过静电相互作用以空插入的方式与 Zein 的正电荷斑块相结合的机会^[19]。在 Z-SC 和 Z-SC-SA 复合纳米颗粒中包封 Que 后, Q-Z-SC 和 Q-Z-SC-SA 复合纳米颗粒的 Zeta 电位绝对值略微减小。

FTIR 谱图可以提供生物分子中不同官能团的存 在和相互作用的相关信息。图 7 为 Que、Zein、SC、 Z₂₅-SC₂₅ 复合纳米颗粒和 Q₁-Z₂₅-SC₂₅ 的 FTIR 谱图。



图 7 Que、Zein、SC、Z₂₅-SC₂₅和 Q₁-Z₂₅-SC₂₅的 FTIR 谱图

Fig. 7 FTIR spectra of Que, Zein, SC, Z_{25} -SC $_{25}$ and Q_1 - Z_{25} -SC $_{25}$

从图 7 可以看出,在 Zein 的 FTIR 谱图中观察 到蛋白质的酰胺 I 带 (1657 cm⁻¹)和酰胺 II 带 (1529 cm⁻¹)特征峰,并且在 3326 cm⁻¹ 处有 O—H 键的伸缩振动峰;在 SC 的 FTIR 谱图中观察到 1400~1650 cm⁻¹ 区域内源自酰胺键的特征峰,并且在 3320 cm⁻¹ 附近有较宽的 O—H 键的伸缩振动特征峰^[26]; Z₂₅-SC₂₅ 复合纳米颗粒的 FTIR 谱图中,与 Zein 相比, O—H 伸缩振动峰从 3326 cm⁻¹移动到 3311 cm⁻¹,说 明 Zein 和 SC 之间存在氢键,酰胺 I 带和酰胺 II 带分 别移动到 1661 和 1527 cm⁻¹,表明静电相互作用也参 与了 Z₂₅-SC₂₅ 复合纳米颗粒的形成^[27],这与以往的研 究结果—致^[28];Que 在 3403 cm⁻¹ 处有较宽的特征吸收 峰,这与 O—H 基团的伸缩振动有关,在 1100~1600 cm⁻¹ 区域内可以观察到源自 Que 结构中的芳香 环弯曲和伸缩振动的特征吸收峰^[29];在 Q₁-Z₂₅-SC₂₅ 的 FTIR 谱图中, Que、Zein 和 SC 的 O—H 键伸缩振 动峰蓝移至 3312 cm⁻¹,说明 Que 和 Zein 之间产生了 氢键^[30],同时,Que 在 1100~1600 cm⁻¹ 区域内的大部 分特征峰都消失不见,说明 Que 被成功包埋在复合纳 米颗粒中,其与 Zein 之间强烈的氢键限制了 Que 官能 团的弯曲和伸缩振动。

图 8 为 SA、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、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的 FTIR 谱图。



从图 8 可以看出,在 SA 的 FTIR 谱图中可以观 察到 3424 cm⁻¹ 附近存在 O—H 键的伸缩振动峰, 1617 和 1421 cm⁻¹ 处存在源自羧基的伸缩振动特征 峰,1033 cm⁻¹ 处的特征吸收峰对应于 SA 多糖结构 单元中 C—O—C 键的伸缩振动。在 Z_{25} -SC₂₅-SA_{7.5} 的 FTIR 谱图中,Zein 中 3326 和 1529 cm⁻¹ 处的特 征吸收峰蓝移,1657 cm⁻¹ 处的特征吸收峰红移;此 外,在 1437 cm⁻¹ 处观察到一个新的特征吸收峰,这 些光谱的变化可能是由于 Zein 中的氨基和 SA 中的 羧基之间的相互作用^[31]。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和 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相比,FTIR 谱图未发生明显变化, Que 在 1100~1600 cm⁻¹ 区域内的大部分特征峰也都 消失不见,说明 Que 被成功包埋在 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 复合纳米颗粒中。

2.5 复合纳米颗粒晶体结构分析

图 9 为 Que、Q₁-Z₂₅-SC₂₅ 和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的 XRD 谱图。

可以看出, Que 在 $2\theta=10^{\circ}\sim30^{\circ}$ 范围内显示出许 多强峰,表明其具有结晶性,而经包埋后, $Q_1-Z_{25}-SC_{25}$ 和 $Q_1-Z_{25}-SC_{25}-SA_{7.5}$ 的上述特征衍射峰均消失,说 明 Que 在复合纳米颗粒中失去了晶型结构,以无定 形的非晶体状态存在。



图 9 Que、Q₁-Z₂₅-SC₂₅和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的 XRD 谱图 Fig. 9 XRD patterns of Que, Q₁-Z₂₅-SC₂₅ and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

2.6 pH 对复合纳米颗粒稳定性的影响

构建的复合纳米颗粒作为生物活性成分的递送载体,在人体胃肠道内和食品加工过程中会遭遇剧烈的 pH 变化,因此,研究复合纳米颗粒的 pH 稳定性对 其实际应用具有重要意义。图 10 为 Q₁-Z₂₅-SC₂₅和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外观随 pH 的变化实物图。



图 10 Q₁-Z₂₅-SC₂₅和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外观随 pH 的变化 实物图

Fig. 10 Pictures of Q_1 - Z_{25} - SC_{25} and Q_1 - Z_{25} - SC_{25} - $SA_{7.5}$ treated with different pH

Zein 纳米颗粒在其等电点 (pH=6.2) 容易发生聚 集、沉淀^[32]。从图 10 可以看出,加入 SC 后,Zein 纳 米颗粒在中性 pH=7 附近被有效稳定,但是在 SC 的等 电点附近 (pH=4.0~5.0),Q₁-Z₂₅-SC₂₅会发生聚集、沉 淀,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^[33]。加入 SA 后,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在 SC 的等电点附近 (pH=4.0~5.0) 被有效稳定,其在 pH=4.0~8.0 范围内比较稳定,样品 瓶底部无沉淀,但是在 pH=2.0~3.0 范围内极度不稳 定,会迅速产生大量聚集、沉淀。这与图 11 的 Q₁-Z₂₅-SC₂₅和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经过不同 pH处理并离 心后上清液中的 Que 保留率数据相一致。

图 12 为 Q₁-Z₂₅-SC₂₅ 平均粒径和 Zeta 电位随 pH 的变化。从图 12 可以看出, pH 为 2.0~3.0 和 6.0~8.0 的范围内, Q₁-Z₂₅-SC₂₅ 的平均粒径和 PDI 整体相对

稳定,平均粒径较小。在 pH=4.0下,观察到明显的 纳米颗粒聚集、沉淀(图 10)。在 pH=5.0下,其平 均粒径(233.7 nm)相对较大。 Q_1 - Z_{25} - SC_{25} 的 Zeta 电位和 pH 的关系可以解释这一现象:当 pH=4.0时, Q_1 - Z_{25} - SC_{25} 的 Zeta 电位(-1.69 mV)接近于零,纳 米颗粒之间的静电排斥力相对较小,体系不稳定, 从而促进了纳米颗粒的聚集、沉淀;当 pH=5.0时, Q_1 - Z_{25} - SC_{25} 的 Zeta 电位(-10.3 mV)绝对值相对较 小,因此其间的静电排斥力也相对较小,体系也不 稳定,平均粒径显著增加;当 pH 在 2.0~3.0和 6.0~8.0 的范围内, Q_1 - Z_{25} - SC_{25} 的 Zeta 电位绝对值相对较大, 纳米颗粒之间的静电排斥力相对较强,增强了纳米 颗粒的抗聚集性,因此分散性更好,体系更稳定。



图 11 Q₁-Z₂₅-SC₂₅和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上清液中 Que 保 留率随 pH 的变化

Fig. 11 Change of Que retention rate of Q_1 - Z_{25} - SC_{25} and Q_1 - Z_{25} - SC_{25} - $SA_{7.5}$ with pH





图 13 为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平均粒径和 PDI 随 pH 的变化。

从图 13 可以看出,随着 pH 的增加,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 的平均粒径呈现先大幅减小后小幅增大的趋势。当 pH=4.0 时,平均粒径略大,为 367.3 nm;当 pH=6.0 时,平均粒径最小,为 188.3 nm。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 在 pH=4.0~8.0 范围内的平均粒径均小于 400 nm。





PDI 的变化趋势与平均粒径的变化趋势相似, 说明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 在 pH=4.0~8.0 的范围内具有 良好的稳定性。

图 14 为 3 种 Q-Z-SC-SA 在 pH=5.0、6.0、7.0 时的 Zeta 电位。



图 14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 的 Zeta 电位随 pH 的变化 Fig. 14 Variation of Zeta potential of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 with pH

从图 14 可以看出,在相同 pH 条件下,随着 m(SC): m(SA)在 25: 2.50~25: 7.50 变化, Q-Z-SC-SA 的 Zeta 电位的绝对值越来越大,说明提 高 SA 在 Q-Z-SC-SA 中的占比,可以增加其表面 Zeta 电位和 pH 稳定性。此外,在相同 m(SC): m(SA)条 件下,随着 pH 的增加,Q-Z-SC-SA 的 Zeta 电位绝 对值越来越大,原因在于,中性或近中性的 pH 条 件促进了 SA 结构中羧基氢离子的解离,导致纳米 颗粒表面带有更多的负电荷,因此 Zeta 电位绝对值 增加。Zeta 电位的变化也解释了 Q1-Z25-SC25-SA7.5 在 pH=4 时具有更大平均粒径的原因(图 13)。

2.7 盐离子强度对复合纳米颗粒稳定性的影响

纳米颗粒在人体胃肠道中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不同离子强度的环境,导致纳米颗粒的稳定性受到影响。图 15 为不同浓度 NaCl 溶液中 Q₁-Z₂₅-SC₂₅分散液的外观实物图。



- 图 15 不同浓度 NaCl 溶液中 Q₁-Z₂₅-SC₂₅分散液的外观 实物图
- Fig. 15 Pictures of Q₁-Z₂₅-SC₂₅ dispersions in NaCl solution with different sodium ion concentrations

从图 15 可以看出, Q₁-Z₂₅-SC₂₅ 分散液在浓度 30~3000 mmol/L 的 NaCl 溶液中的外观变化不大, 表明在测定的离子强度范围内, Q₁-Z₂₅-SC₂₅ 分散液 比较稳定。

图 16 为不同浓度 NaCl 溶液中 Q₁-Z₂₅-SC₂₅ 的平 均粒径和 PDI。





Fig. 16 Particle size and PDI of Q₁-Z₂₅-SC₂₅ in NaCl solution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

从图 16 可以看出,随着盐离子强度的增加, Q₁-Z₂₅-SC₂₅ 的平均粒径略有增加,从 NaCl 浓度 30 mmol/L 时的 188.6 nm 增加到 NaCl 浓度 3000 mmol/L 时的 225.1 nm。PDI 较为稳定,均<0.2, 表明 Q₁-Z₂₅-SC₂₅ 在浓度 30~3000 mmol/L 的 NaCl 中 具有优异的稳定性。PATEL 等^[23]也报道了 SC 由于 对 Zein 的有效覆盖和静电效应的作用,在 1.5 mol/L 盐离子强度下仍能稳定 Zein。

图 17 为不同浓度 NaCl 溶液中 Q₁-Z₂₅-SC₂₅的 Zeta 电位。

从图 17 可以看出,随着盐离子强度的增加, Q₁-Z₂₅-SC₂₅的 Zeta 电位绝对值呈下降趋势,这是因 为,盐的加入可能会产生静电屏蔽效应,导致 Q₁-Z₂₅-SC₂₅表面电荷数量减少、纳米颗粒之间的静 电斥力减弱。Zeta 电位的变化也解释了 Q₁-Z₂₅-SC₂₅ 的平均粒径随盐离子强度增大而略微增加的现象 (图 16)。



图 17 不同 NaCl 浓度下 Q₁-Z₂₅-SC₂₅ 的 Zeta 电位 Fig. 17 Zeta potential of Q₁-Z₂₅-SC₂₅ in NaCl solution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

图 18、19 为不同浓度 NaCl 溶液中 Q₁-Z₂₅-SC₂₅-SC_{7.5} 分散液的外观实物图、平均粒径和 PDI。图 20 为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 在去离子水和 NaCl 溶液中的 Zeta 电位。

从图 18、19 可以看出,与 Q₁-Z₂₅-SC₂₅ 相似,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 在 30~3000 mmol/L 的离子强度下 具有优异的稳定性。从图 20 可以看出,在去离子水 中,3 种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 复合纳米颗粒的 Zeta 电位 绝对值均在 30 mV 以上;而经浓度 750 mmol/L 的 NaCl 溶液处理 2 h 后,其 Zeta 电位绝对值均降至 10 mV 以下。



- 图 18 不同浓度 NaCl 溶液中 Q₁-Z₂₅-SC₂₅-SC_{7.5} 分散液的 外观实物图
- Fig. 18 Pictures of Q₁-Z₂₅-SC₂₅-SC_{7.5} dispersions using NaCl solution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as solvent



图 19 不同浓度 NaCl 溶液中 Q₁-Z₂₅-SC₂₅-SC_{7.5} 的平均粒 径和 PDI

Fig. 19 Mean particle size and PDI of Q_1 - Z_{25} - SC_{25} - $SC_{7.5}$ in NaCl solution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



图 20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 在去离子水和 NaCl 溶液 (750 mmol/L)中的 Zeta 电位

Fig. 20 Zeta potential of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 in deionised water and NaCl solution (750 mmol/L)

2.8 体外消化模拟实验结果

图 21 为 Q₁-Z₂₅-SC₂₅、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中的 Que 在模拟胃肠条件下的释放情况。



图 21 Q₁-Z₂₅-SC₂₅、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中 Que 在模拟胃肠 条件下的释放率

Fig. 21 Release rate of Que in Q_1 - Z_{25} - SC_{25} and Q_1 - Z_{25} - SC_{25} - $SA_{7,5}$ under simulated gastrointestinal conditions

从图 21 可以看出,体外消化模拟实验的胃消化 阶段(0~120 min),Q₁-Z₂₅-SC₂₅、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 中 Que 释放率分别为 87.23%和 69.40%,与游离 Que (91.18%)相比,分别减小 3.95%和 21.78%;在肠 消化期间(120~360 min),Q₁-Z₂₅-SC₂₅、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中 Que 释放率分别为 11.04%和 22.64%,与游 离 Que (6.52%)相比,分别增加 4.52%和 16.12%。 与游离 Que 相比,Q₁-Z₂₅-SC₂₅、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 均实现了 Que 的缓释作用。表明将 Que 包埋在复合 纳米颗粒中有助于实现其在小肠内的靶向缓释。与 Q₁-Z₂₅-SC₂₅相比,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表现出更好的缓 释效果,说明 SA 的存在增强了复合纳米颗粒对 Que 的封装保护作用和在模拟胃肠道条件下的稳定性。

3 结论

采用抗溶剂沉淀法和静电吸附法成功制备了单

壳层 Q-Z-SC 和双壳层 Q-Z-SC-SA。

(1) m(Que): m(Zein): m(SC)=1:25:25 制备的 Q₁-Z₂₅-SC₂₅的 Que 包埋率为 79.53%; m(Que): m(Zein): m(SC): m(SA)=1:25:25:7.50 制备的 Q₁-Z₂₅-SC₂₅-SA_{7.5}的 Que 包埋率为 90.71%。

(2) Que 以无定形状态存在于复合纳米颗粒之中;复合纳米颗粒各组分之间形成的氢键、静电和疏水相互作用使其具有优异的 pH 和离子强度稳定性; Q-Z-SC 和 Q-Z-SC-SA 具有递送 Que 和缓释能力。

本文为提高 Que 的稳定性和生物利用度提供了 有效途径,为疏水性生物活性化合物的递送提供了 新思路。后续研究将对包埋 Que 复合纳米颗粒的体 内释放和细胞吸收活性进行分析。

参考文献:

- LI Y, YAO J Y, HAN C Y, et al. Quercetin, inflammol/lation and immol/lunity[J]. Nutrients, 2016, 8(3): 167.
- [2] AMALIA D, GERMANO O, ANTONELLA F, et al. Quercetin and its derivates as antiviral potentials: A comprehensive review[J]. Phytotherapy Research, 2022, 36(1): 266-278.
- [3] LESJAK M, BEARA I, SIMIN N, et al. Antioxidant and antianti-inflammatory activities of quercetin and its derivatives[J]. Journal of Functional Foods, 2018, 40: 68-75.
- [4] TANG S M, DENG X T, ZHOU J, et al. Pharmacological basis and new insights of quercetin action in respect to its anti-cancer effects[J]. Biomedecine & Pharmacotherapie, 2019, 121: 109604.
- [5] GUO M X, ZENG J Q, SUN Z Z, et al. Research progress on quercetin's biological activity and structural modification based on its antitumor effects[J]. ChemistrySelect, 2023, 8(41): e202303167.
- [6] LIU Z J (刘志军), FAN W H (范文华), DONG C (董超), et al. Production of microcapsules loaded with quercetin by supercritical fluid extraction of emulsions[J]. Fine Chemicals (精细化工), 2018, 35(12): 1981-1986.
- [7] MA Q M, DAVIDSON P, ZHONG Q X, et al. Nanoemulsions of thymol and eugenol co-emulsified by lauric arginate and lecithin[J]. Food Chemistry, 2016, 206: 167-173.
- [8] WANG Y L, YU J, LI D, et al. Paclitaxel derivative-based liposomal nanoplatform for potentiated chemo-immunotherapy[J]. Journal of Controlled Release, 2022, 341: 812-827.
- [9] WANG W Y, SUN C X, MAO L K, et al. The biological activities, chemical stability, metabolism and delivery systems of quercetin: A review[J]. Trends in Food Science & Technology, 2016, 56: 21-38.
- [10] ZHANG S L, HAN Y. Preparation, characterisation and antioxidant activities of rutin-loaded zein-sodium caseinate nanoparticles[J]. PLoS One, 2018, 13(3): e0194951.
- [11] CHANG C, WANG T R, HU Q B, et al. Caseinate-zeinpolysaccharide complex nanoparticles as potential oral delivery vehicles for curcumin: Effect of polysaccharide type and chemical cross-linking[J]. Food Hydrocolloids, 2017, 72: 254-262.
- [12] RODRIGUEZ-FELIX F, DEL-TORO-SANCHEZ C L, CINCO-MOROYOQUI F J, et al.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quercetin-loaded zein nanoparticles by electrospraying and study of *in vitro* bioavailability[J]. Journal of Food Science, 2019, 84(10): 2883-2897.
- [13] CUEVAS-BERNARDINO J C, LEYVA-GUTIERREZ F M A, VERNON-CARTER E J, *et al.* Formation of biopolymer complexes composed of pea protein and mesquite gum-Impact of quercetin addition on their physical and chemical stability[J]. Food Hydrocolloids, 2017, 77: 736-745.
- [14] FAN Y K (樊永康), XIANG T (项婷), CUI X Y (崔心禹), et al. Construction of casein-pectin nanoparticles loaded with quercetin[J]. Fine Chemicals (精细化工), 2019, 36(7): 1308-1315.
- [15] PATEL A, HEUSSEN P, HAZEKAMP J, et al. Quercetin loaded biopolymeric colloidal particles prepared by simultaneous precipitation of quercetin with hydrophobic protein in aqueous medium[J]. Food Chemistry, 2012, 133: 423-429.